

世界文学经典



茶花女

CHAHUANÜ

(法) 小仲马 著

王凌霜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凌霜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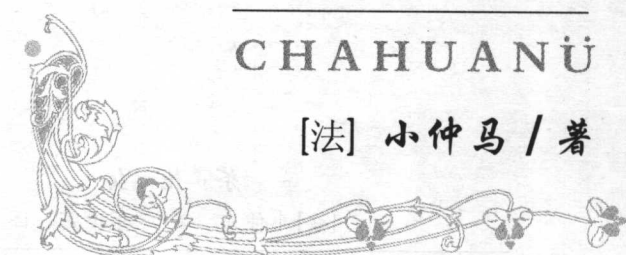
素质教育必读书



茶花女

CHAHUANÜ

[法] 小仲马 /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Dumas, A.)著;王凌霜译.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12-02293-4

I. 茶… II. ①小…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212 号

责任编辑: 李 莉 封面设计: 泽 海

茶 花 女

[法]小仲马 著 王凌霜 译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 编: 230063

发 行 部: 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高陵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02293-4/G·539

定 价: 6.00 元 (普及本) 12.00 元 (双色图文本)

印 数: 1-12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觉得，如果不对人生作一番深入透彻的研究，是不可能塑造一个人物的，就好比必须通晓一种语言才可能讲好它一样。

由于我还没有达到运笔自如的年龄，所以不得不依事直叙地讲这个故事。

但是，我要诚恳地请求读者相信这是绝对真实的。这个故事中所提及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他们目前仍然健在。

需要指出的是，我所采访到的大多数素材，在巴黎都可以找到见证人。如果我提供的证据还不够充足的话，这些人都可以来作证的。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惟有我才能承担记录这个故事的任务，因为只有我才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否则就不可能详细而生动地讲完这个故事。

现在，我来说说我是怎样收集到这些素材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经过拉菲特路时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上面写着要拍卖家具和古玩。这次拍卖活动是在主人去世后举行的，但广告上没有提到主人的姓名，只是告诉大家拍卖活动将于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说，十三日和十四



阳台上 / (法) 马奈

日，人们可以去参观这套房子以及其中的家具、古玩。

我是一个喜欢古玩的人，我当然不会失去这个机会，即使不买，也要欣赏一番。

次日，我信步来到昂坦街九号，虽然时间尚早，但已有不少人来到这套房子参观，其中还有一些女士。她们虽然穿着天鹅绒服装，披着开司米披肩，门外还有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恭候，然而她们对眼前看到的富丽堂皇的陈设仍露出惊讶、羡慕的眼光。

后来，我明白了她们惊讶、羡慕的原因了。因为我进房浏览一番后，不难看出，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等妓女的寓所。这正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女士，像正在参观的这些妇女所极想看到的闺房。这些高等妓女衣饰的华丽往往使得一些贵妇人感到尴尬而无奈；这些高等妓女同贵妇人一样，在巴黎的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内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紧挨着；这些高等妓女毫无羞愧地在巴黎的公共场所搔首弄姿，到处显摆她们佩戴的首饰、展示她们的美妙身材、夸耀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置身的这套房子的女主人已经去世，因此连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径直进到她的卧室。死神已经扫清了这处富丽堂皇却又污秽不堪的居室的空气。再说，如果有说辞的话，她们不过是想来参与拍卖，可不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她们看到了广告，不过是想来看看广告上所介绍的拍卖品，事先挑选一番而已。这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并不影响她们通过这些珍贵的摆设来寻觅一个高等妓女的交际踪迹，因为旁人肯定已经将这位高等妓女的离奇故事告诉她们了。

可惜，这些隐私已伴随着这位妓女一同消逝，虽然这些前来参观的贵妇人怀着多么良好的愿望，但是她们只能看到女主人去世后要拍卖的这些物品，却领略不到一点点她生前一掷千金的奢侈和妓女生涯的轨迹。

说实话，房子里的那些物品确实不错，值得买。房内陈设豪华精美：有布尔^①亲手制作的玫瑰木家具，有产自塞弗尔^②和中国的瓷花瓶，有来自萨克森^③的小雕像，丝绸、天鹅绒和花边绣品，一应俱全。

我随着那些先进来的怀有好奇心的贵妇在房子里轻步而行。她

们踏进一间悬挂着波斯墙帷的房间，我刚想进去时，她们却几乎都笑着很快退了出来，似乎对这次新的探奇感到一丝害臊，这倒反而使得我更想进去探个究竟。原来这是一间梳妆间，房间里到处摆着新奇的梳妆用品，从中可以看出已故女主人生前是何等的穷奢极侈。

有一张宽三尺、长六尺的大桌子靠墙放着，名匠奥科克和奥迪奥^①亲手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珍宝摆在桌上闪耀着光彩。房间里到处都是珍贵的藏品。这成百上千的首饰用品，对于房间的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时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不是金的便是银的。显然，这么多的物品只能是逐步地收罗积攒起来的，决不是某一个情夫能全部弄到的。

我看了这样一位高等妓女的梳妆间之后，心中并无不快之感，我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每一件物品。我看到这些精美绝伦的物品上都刻有不同人名的第一个字母和他们的标志。

对着这些物品，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这位可怜的姑娘一次次的肉体交易。我觉得上帝对她还是宽宏大量的，没有让她遭受到通常的惩罚，并不等到她年老色衰，却让她带着如花似玉的容貌在豪华奢侈的生活中离世。对于这些高等妓女，人老珠黄便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确实，还有什么比生活放荡的人的晚年，尤其是卖笑女人的晚年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呢？这样的晚年既无尊严可言，又不会引起人们丝毫的同情和怜悯。她们心中的所怨所恨是人们看到的最为悲惨的一件事，她们决不是怨恨自己早年的沉沦，而是怨恨当时失于算计，胡乱花钱。我曾经认识一位曾经沦为妓女的妇人，昔日的生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据她同代的人说，这个女儿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光彩照人。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她从来不对她说“你是我的女

①布尔（1642—1732）：法国木雕刻家。

②塞弗尔：法国有名的瓷器产地。

③萨克森：德国瓷器产地。

④奥科克和奥迪奥：十八、十九世纪巴黎有名的金银匠。

儿”，而只祈求她能为她养老送终，就好像仅仅是把她扶养成人那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服从母亲的安排，违心地在既无情欲又无乐趣中从事卖身的勾当，如同别人建议她去从事某种职业她就去一样简单。

放荡生活的耳濡目染和过早地沉溺于堕落的生活，再加上要以常年被病魔纠缠的身子去维系这种生活，所有这一切彻底地毁灭了她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上帝或许恩赐过她这种识别能力，但没有人想到要去培育它。

我常常记起这个姑娘，她几乎每天在同一时刻经过林荫大道。她母亲陪伴着她，从不间断，就如同一位真正的母亲在陪伴着可爱的女儿一样。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年轻，但已经接受了当时世俗的道德熏陶。后来回想起这种丑恶的监视，我从心底里便产生了对自己的蔑视和厌恶。

在任何一张处女的脸庞上都不会像她那样流露出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态和这样一种忧郁苦涩的表情。

她真像一尊“屈从女郎”^①的雕像。

一天，这个姑娘面露喜悦之色。在她母亲一手促成的放荡生活中，似乎上帝依然还留存给这个女罪人一丝欢悦。既然上帝创造出这个羸弱可怜的小生命，那么为什么不在她苦难的生活重压之下，给她一点点慰藉呢？终于有一天，她觉得自己怀有孩子时，心中尚存的一点圣洁情感使她欣喜若狂。她的心灵奇妙地受到抚慰。路易丝向母亲去报告这个令她惊喜不已的消息。说起来实在令人难以启齿，但我们并不是在编造一个伤风败俗的故事，而是在讲述一件真实的事。也许有人认为不必常常披露这些女人所受的磨难，如果这样最好闭口不言。人们往往谴责这些女人，不能公正地评判就蔑视她们，这实在是可耻的。她母亲回答路易丝说，两个人生活已经紧绷绷的，再添一个人更难以度日了；又说，生这样的孩子毫无用处，你怀孕

① 屈从女郎：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神情哀怨的大理石妇女头像。

无非是白白浪费时光。

次日，一个助产婆来看望路易丝，我们只是说她是路易丝母亲的朋友。路易丝在床上休息了几天，下床后脸色苍白，比以往更显得虚弱了。

过了三个月，有一个男子对她心生怜悯，为她治病，设法让她恢复身心健康。然而这最后一次的打击委实太重，路易丝终于因流产酿成严重的后遗症，不治而亡。

她的母亲仍然活着，至于活得如何，只有天晓得！

当我浏览那些金银器物时，这个故事便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在沉思回忆时，时光又流逝了一段。那时房间里只有我和一位看门人，他立在门口注意观察我是不是要偷什么物品。

我向那个正直的人走去，他被我弄得心神不安。

“先生，”我问，“您能否告诉我这里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

我听说过这位小姐的名字，而且见过她。

“什么？”我对看门人说，“玛格丽特·戈蒂耶去世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想，大约在三个星期以前吧。”

“为什么要让大家来参观她的房子呢？”

“债主们认为这样可以在拍卖时抬高价格。人们可以在拍卖前就看到这些丝织品和家具，心中有数。您知道，这样做可以提高大家的购买兴趣。”

“这样说，她生前负债了？”

“嗯！先生，她欠了不少债。”

“我想这次拍卖也许能偿还全部债务吧？”

“还会有剩余的。”

“那么，谁有权来继承剩余的钱呢？”

“她的家人。”

“她还有家人？”

“好像有的。”

“十分感谢，先生。”

看门人知道了我的想法后放心了，他向我行了个礼，我便走出了门。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在想，“她最后死得一定很悲惨，因为对她们这种女人来说，惟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为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命运感到忧伤。

或许人们会认为这是件可笑的事，可是我对这些青楼女子向来抱有十分宽宥的态度，我甚至为此不屑与旁人去争个三长两短。

一天，我在警察局领取护照时，看到邻近一条街上有两名警察带着一名姑娘。我不知道这名姑娘做错了什么事，只见她哭得泪流满面亲吻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她被逮捕了，面临母子离散、天各一方的结局。从这一天开始，我再也不会轻易地蔑视一个女人了。



查理四世一家 / (西班牙) 戈雅

二

拍卖活动定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有一天时间，以便地毯商把帷幔、挂毯等饰物拿下来。

那个时候，我刚旅行回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总会有一些朋友来透露一些重要新闻，但却没有一个把玛格丽特去世的消息当做要闻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很自然的。玛格丽特风姿绰约，可是这类女人生前奢靡的生活越是引起人们的议论，去世后越变得毫无声息。她们就好比天空中昏暗的星星，悄然升起又默默落下，无足轻重。如果她们在花样年华时夭逝，她们所有的情人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交际花的所有情人都会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会你言我语地回忆同她的交往，而后照原样继续过他们的日子。这件事决不会干扰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不会为此轻洒一滴眼泪。

如今对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眼泪已经显得极为珍贵，当然不会轻弹，更不要说为某位女士了。他们只能做到为花钱养育他们成人的父母挤出几滴眼泪，作为回报。

就我而言，虽然玛格丽特房间里任何一件物品上都没有我姓名起首的字母，但先头我承认过的那种宽宥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怜悯之情，使我对她的过世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思念，虽然她不值得我这样挂怀。

我回忆起以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经常见到玛格丽特。她每天都乘坐一辆由两匹棕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双座四轮轿式小马车经过大街。我发现她身上显示出一种同类女子都不具备的高贵气质，这使得她在原有的艳丽上更添一层文采精华。

像她这样命运的女子，一般外出时都会有几个同伴相随。这是

因为任何男人都不会把他们同这种女子的私情公之于众。但这样的女子往往惧怕孤独寂寞，因而出门时总是随身带有几个女伴。这些女伴或是处境不如她们，没有马车，或是喜欢梳妆打扮的半老徐娘。如果想打听她们所陪伴的女子的隐私秘事，尽可以放下顾虑去找她们。

玛格丽特却不同于这些女子，她老是一个人乘坐马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冬天身披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则是一袭淡雅的连衣裙，尽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虽然在这条她喜欢散步的街上能见到不少熟人，她也只是偶尔对他们报以一笑。只有他们才能觉察到这是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能露出的微笑。

她不像同类女子那样，坐着车从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街口来来回回，她总是让两匹马把她迅速地拉到布洛涅森林^①。她在那里下车散步一个小时，然后上车又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寓所。

至今，这些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对这位姑娘的早逝感到惋惜，真像人们惋惜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被毁掉一样。

确实，不可能再见到比玛格丽特更引人注目的美人了。她的身材略嫌修长，可是她具有一种天赋，只要在穿着上稍加搭配，就会把造物主的一丝疏忽弥补得天衣无缝。她的开司米披肩长可及地，两边露出丝质长裙宽大的镶边，紧贴在胸前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做工精致，即使最挑剔的眼睛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

她的头精巧秀雅，再加上精心修饰，越发显得小巧玲珑，正像作家缪塞^②所描绘的那样，似乎她母亲有意把它生成这般，适宜于为它细心打扮。

她那张艳若三春之桃的鹅蛋脸上，如漆一般地点着一双美目，弯眉如黛，犹如高手画就；又长又浓的睫毛护卫着眼框，当双目低垂时，便在玫瑰色的脸庞上投下一抹阴影；鼻子是那样的细秀、挺直，且有一股灵气，一双鼻孔因对情欲的强烈渴望而微微向外张开；脸下部有一张迷人的嘴巴，红唇微启便看到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整

①布洛涅森林：巴黎近郊一处游览胜地。

②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

个脸庞上蒙着一层淡淡的汗毛，好比还没有被人触摸过的鲜桃的那层绒衣。我所描绘的就是玛格丽特那张面目较好的脸庞了。

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分不清是自来髻曲抑或是精心梳理过，从前额分成两大绺，波浪般地涌向脑后，露出的两只耳垂上点缀着一对价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闪闪发光。

玛格丽特的卖笑生涯竟使她的脸上仍然流露着一种处女般的纯真和略带稚气的神态，这正是一个我们想了解而又不得其解的疑惑。

画家维达尔^①曾为玛格丽特画过一幅肖像，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她表现得惟妙惟肖。她去世后，曾有几天，这幅画保存在我手里。这幅神态毕现的肖像画，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弥补了我记忆上的某些疏漏。

这一章讲述的一些详情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我现在就把它逐一写下，免得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故事时，再回过头来追述。

每次剧院有首场演出，玛格丽特肯定会出席，并且在剧场或舞厅里玩个通宵。每当有新戏剧上演，人们总能够在剧场里看到她，并且看到她那间包厢的前栏上摆着三件随身物品：观剧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

在一个月里，其中有二十五天她带着白茶花，另外五天则带着红茶花。旁人从不知悉其中的原因；我也只能看到这种变化，却无从解释。在她经常涉足的那几个剧院的老观众以及她的朋友们，也都像我一样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

除了茶花，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玛格丽特带过其他的花。终于有人在她常光顾的巴尔容夫人的花店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茶花女，从此这个外号一直流传下来。

此外，和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当过一些纨绔子弟的情妇，对此她毫不隐讳，那些花花公子也借此炫耀。这充分表示这些情夫和他们的情妇彼此都感到心满意足。

①维达尔（1811—1887）：法国著名的肖像画家。

可是，据传有一次她从巴涅尔旅游回来后，大约有三年时间，她只同一位年老的外国公爵厮混在一起。这位公爵腰缠万贯，想尽办法试图要她摆脱过去那种生活，她似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老公爵的劝说。

关于这件事别人这样对我说：一八四二年春季，玛格丽特疾病缠身，体弱色衰，医生建议她到温泉去疗养，于是她动身到了巴涅尔。

在那里疗养的病人当中，有一人是那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同玛格丽特一样患有相同的疾病，而且两人的容貌几乎一模一样，旁人以为她俩是亲姐妹。不同的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到了晚期，病人膏肓，在玛格丽特来到后不几天就弃世了。

老公爵因为巴涅尔的土地里安葬着他至爱的女儿而迟迟不愿离去。一天上午，他在一条林阴道的拐弯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女儿又出现在眼前，便上前拉着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抱着她，也顾不上问她是谁，就请求她允许自己能看望她，他要把她当做去世的女儿一样来爱她。

玛格丽特只带了一名侍女来到巴涅尔，而且她也不在乎因此而损害自己的名声，就爽快地答应了老公爵的请求。

当时，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了解玛格丽特的人，便向公爵介绍了戈蒂耶小姐的底细。对老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打击，因为她不再同她的女儿有相似之处了。然而为时已晚，这个时候玛格丽特已经成为他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苟活人世的惟一寄托和支柱。

他没有丝毫责备她的意思，他没有这种权利。他只是征求她的意见，如果她愿意改变原先的生活方式，他会提供一切需要和帮助，尽心尽力满足她。她同意了。

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时候热情奔放的玛格丽特身患疾病，她知道，以前那种放荡的生活是她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念头，她祈求能用悔恨和新生活来换取上帝赐给她的美貌和健康。

果然，当金色的秋天降临时，温泉浴、散步、正常的劳累和充足的睡眠使她几乎完全恢复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巴黎后，照旧像在巴涅尔那样时常去看

望她。

人们当然不可能了解他俩之间产生这种亲密关系的原因和动机，因此这件事在巴黎引起了轰动。因为公爵以富可敌国而名闻遐迩，而今又以一掷千金而名扬巴黎。

人们把老公爵与这名年轻女子的亲密接触归结为老富翁的又一次放荡，种种猜测都有，却都没有猜出其中的真实情况。

如前所述，这位父亲辈的人对玛格丽特的感情，起因是相当纯洁的，除了同她的感情交流外，任何出格的行为对公爵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乱伦。对玛格丽特，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超越父女关系的话。

我们根本不愿意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异于她原来模样的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她继续留在巴涅尔，她对公爵许下的承诺是不难履行的，而且她已经这样做了。可是，一旦回到巴黎这个环境，这



母与女 / (法) 雷诺阿

个过去习惯于放荡、跳舞甚至狂饮滥喝生活的姑娘便感到特别孤独、寂寞和烦闷，只有公爵定期来访才使得她好过一些，过去那种生活的热闹时时掠过她的脑海和田。

需要指出的是，玛格丽特疗养回来后，比以前更为漂亮了。她刚刚满二十岁，她的病虽然大有起色，但并没有根治，仍在激发她狂热的欲望，这种欲望往往是肺病导致的结果。

朋友们坚持劝说公爵，继续同玛格丽特交往会损害他的声誉。他们私下跟踪、监视她，想找到她行为不端的证据。一天，他们把抓到的证据告诉了公爵，这些证据证明了在公爵不去看望她的日子里，玛格丽特便接待客人，并且往往让客人过夜。这些证据使公爵感到极为伤心。

公爵盘问她时，玛格丽特承认了一切，并且直截了当地劝告公爵不要再继续照料她了，因为她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和决心继续遵守以前的许诺，而且她再也不情愿长期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恩惠。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然而他只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到了第八天，他就找玛格丽特恳求他能继续来看望她。他表示，只要能来看看她，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发誓说，即使到生命终结，也决不会说一句责备她的话。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后，即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发生的事。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我来到昂坦街。

在人来车往的门口就听到拍卖师在高声叫喊。

房子里挤满了好奇的人。那里聚集了不少社会知名人士以及风流女子。有些贵妇人和名门闺秀借参加拍卖的机会，仔细察看那些平时很难见面的风流女子；这些女子轻而易举地享受着欢乐的生活，这使她们羡慕不已。

F 公爵夫人走动时碰到了 A 小姐的肩膀，这位小姐是当今风流场中红颜薄命的典型人物。T 侯爵夫人正为一件家具的价格沉思再三，这件家具的价格已被一个极有名的荡妇 D 夫人抬得很高。至于那位 Y 公爵，他在马德里被看作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事实上他是一个从来不缺钱花的人。他一面与 M 夫人侃侃而谈，一面却不时地同 N 夫人眉来眼去。M 夫人是一位才智过人的短篇小说家，她喜欢随时把自己讲过的一些话记下来，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俊秀的 N 夫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不是穿粉红色便是穿蓝色的服装，她乘坐的马车是由两匹黑色的骏马拉着，这是她花了一万法郎才从托尼^①那里买到的，而且当场用现金支付。最后还有那位 R 小姐，她凭借自己横溢的才华争得了目前的地位，这使得那些只靠丰厚的嫁妆来炫耀的贵妇望尘莫及，也使得那些以色换财的女人羞愧不已。她冒着寒冷前来参加拍卖，引起了在场人们的注意。

我们还可以介绍聚集在这间客厅里的许多人的名字，他们对能在这里相会感到十分惊讶。可是我们担心这样会使读者感到厌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兴奋，其中的不少女士同

①托尼：当时巴黎的著名马商。

死者生前相当熟悉，可现在她们都表现出并不认识死者的样子。

人们喜笑颜开，拍卖师声嘶力竭地叫着喊着，拍卖桌前坐满了商人，他们徒劳无益地想让大伙安静下来，以便能平平静静做成生意，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比今天更为乱哄哄的场面了。

我悄悄地走进这间嘈杂的房间，当我想到这一切居然发生在女主人离世房间的隔壁，心中未免感到一阵伤感。如今，她生前所有的物品正在被拍卖，以此来清偿债务。我的到来，与其说购买东西还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注意到那些参与拍卖的商人，当某件物品拍出他们意料之外的价格时，他们便笑逐颜开。

这些人曾在这个女人卖笑生涯上做过投机买卖，也从她身上赚到过大量的钱，在她弥留之际还手持贴有印花税的借据来逼债，在她去世后又迫不及待堂而皇之地来清算账款和收取高利贷，他们都是些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

古人为商人和盗贼树立同一个神，这是千真万确的啊！

连衣裙、开司米披肩、首饰，很快被拍卖一光，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这些物品没有一件是我用得着的，我在等待着。

突然，我听到拍卖师在喊：

“一本书，装帧精美，书边烫金，书名叫《玛依·莱斯科》^①，扉页上有题词，十法郎。”

“十二法郎。”沉默好一阵后，有一个声音喊道。

“十五法郎。”我报了价。

我为什么要报这个价呢？我讲不清，大概是因为书上有题词。

“十五法郎。”拍卖师重复我的话。

“三十法郎。”第一个报价人充满一副挑战的口气说。

无疑，这成了我同他之间的一场竞争了。

“三十五法郎！”我用同样的声调大声喊道。

“四十法郎。”

①《玛依·莱斯科》：法国十八世纪著名言情小说，作者是普雷沃神甫（1697—1763）。